

SELECTED
READINGS
IN
IRISH
LITERATURE

爱尔兰
文学作品选读

爱尔兰文学作品选读

陈恕 主编

责任编辑：廖世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2.625 字数：320,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55—0818—9/G·850

定 价：5.85元

前　　言

爱尔兰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它包含着迥然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学：凯尔特语文学和英爱文学。凯尔特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17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英爱文学，即爱尔兰作家用英语写的文学作品，也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凯尔特传统的英雄传奇、民间传说、歌谣和诗歌早就引起了爱尔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英爱文学到了19世纪末的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它的作品就更令人瞩目。

爱尔兰是西欧最边沿的一个岛国，和威尔士隔海相望。她的入口不及英国的十分之一，但她却产生了象斯威夫特、法夸尔、戈德斯密斯、王尔德、叶芝、辛格、奥凯西、乔伊斯、贝克特这样负有盛名的许多作家，这就不能不令人敬佩和惊讶。英国文学史中，如果没有斯威夫特、谢里登、王尔德、莫尔这些爱尔兰的文学巨匠，那么英国文学就会失去其代表性。

当然，这些爱尔兰作家的作品究竟应属于英国文学还是爱尔兰文学，往往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阐明的，但是它们毕竟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而又兼有两个传统。现在，特别是爱尔兰独立以后，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要把英爱文学和英国文学截然分开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但是，爱尔兰文学作为独特的文学，寻根溯源，了解它的整体发展，显然是有益而又必要的。

象斯威夫特这样一些英爱作家，他们多数生活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都继承了两种文化传统，也正是由于他们兼有两种文化传统，才使他们和英国作家有所区别，使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一般英国作家所看不到的社会问题，他们的作品对英爱作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在这本选读中，我们选入了一部分最需要介绍的英爱作家。

我们也注意到对英爱文学有深远影响的凯尔特文学，特别是凯尔特的民谣和诗歌，它们是由懂得爱尔兰语（凯尔特语）的作家如奥康纳等人翻译的，所以保持了凯尔特诗歌的特色，这对我们了解爱尔兰早期诗歌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但这本选读的重点仍放在英爱文学，特别是19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作品，如叶芝的诗歌，格雷戈里夫人、辛格和奥凯西的戏剧，奥弗莱尔蒂、奥康纳和奥费朗的小说，以及现代爱尔兰作家的作品。

《选读》的作品基本上按写作的历史年代的顺序来编排，前面的“爱尔兰文学概要”一文对了解爱尔兰文学的历史背景可能会有帮助，谨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支持和鼓励：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英语系教授布朗（Terence Brown）对作者名单提出宝贵建议，西德鲁尔大学英语系教授博瑟劳埃德（Paul Botheroyd）、奥地利格拉兹大学英语系教授萨克（Wolfgang Zsch）都为本书提供了部分作品。我们还得到爱尔兰驻华使馆和北京白堆子师范学院爱尔兰籍讲师库珀（Rosemary Cooper）的热情帮助。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刘承沛为这本选读进行了审校。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选读》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文学同行不吝赐教。

参加本书评注的同志有李品伟、袁鹤年、夏祖煃、丁往道、张中裁、王家湘、梅仁毅、刘国云、李宪生、宋宪琳、曾雪梅等。对他们的大力帮助也深表感谢。

陈恕、周廷良

1988年3月

Contents 目 录

爱尔兰文学概要.....	陈 惇(1)
英爱文学的发展.....	陈 惇(7)
Works in Gaelic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 Bryan Merryman(1774—1805).....	李品伟(18)
The Midnight Court	
2. James Clarence Mangan (1803—1849).....	李品伟(27)
Dark Rosaleen	
3. Samuel Ferguson(1810—1886)	李品伟(33)
The Burial of King Cormac	
Works of Anglo-Irish Literature	
4. George Farquhar(1678—1707).....	袁鹤年(42)
The Recruiting Officer	
5. Maria Edgeworth(1768—1849).....	陈 惇(56)
Castle Rackrent	
6. William Carleton(1794—1869)	王家湘(73)
Traits and Stori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	
7. Somerville and Ross(1858—1949), (1862—1915)	
.....	陈 惇(89)
Some Experiences of an Irish R. M.	
8. Dame Isabella Augusta Gregory(1852—1932)	
.....	陈 惇(102)
The Rising of the Moon	

9. 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 周珏良(121)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Sailing to Byzantium
10. 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 陈 惠(127)
 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11. Patrick Pearse(1879—1916) 李品伟(152)
 The Rebel
12. Seamus O'Kelly(1878?—1918) 陈 惠(157)
 The Weaver's Grave
13. Sean O'Casey(1880—1964) 梅仁毅(165)
 Juno and the Paycock
14. James Joyce(1882—1941) 陈 惠(180)
 The Dead
15. James Stephens(1882—1950) 陈 惠(191)
 The Crock of Gold
16. Liam O'Flaherty(1896—) 刘国云(202)
 The Informer
17. Sean O'Faolain(1900—) 夏祖煃(229)
 The Man Who Invented Sin
18. Frank O'Connor(1903—1966) 陈 惠(244)
 Guests of the Nation
19. Samuel Beckett(1906—) 张中载(265)
 Waiting for Godot
20. Patrick Kavanagh(1904—1967) 李品伟(283)
 The Great Hunger
21. Flann O'Brien(1912—1966) 曾雪梅(289)
 At Swim-Two-Birds
22. Mary Lavin(1912—) 陈 惠(301)
 The Will

23. Bredan Behan(1923—1964)袁鹤年(312)
 The Hostage
24. Thomas Kinsella(1928—)李品伟(328)
 Downstream II
25. Brian Friel(1929—)袁鹤年(337)
 Translations
26. Julia O'Faolain(1932—)李宪生(353)
 Women in the Wall
27. John McGahern(1934—)宋宪琳(364)
 The Barracks
28. Seamus Heaney(1939—)丁往道(375)
 Digging
 Gravities
29. Michael Longley(1939—)李品伟(381)
 Leaving Inishmore
30. Brendan Kennelly (1936—)李品伟(385)
 My Dark Fathers
- A List of Anglo—Irish Writers(391)
- 后记(395)

爱尔兰文学概要

爱尔兰文学有深远的传统，它和威尔士文学一样都是从早期的凯尔特传统发展而来。公元5世纪基督教传入爱尔兰，把拉丁文化和古老的凯尔特文明联系起来。6世纪的基督教和7世纪的爱尔兰寺院给凯尔特文化带来了繁荣。神职记录员和原始制度下的诗人(file)各自负担着记录传统、地方、家庭、习俗、法律和口头传说的任务。这样，他们把爱尔兰的历史和原始的英雄传奇，如关于库霍伦的《厄尔斯特记》(The Ulster Cycle)，关于芬恩·迈克·库沃尔的《芬恩记》(The Fenian Cycle)，关于斯维尼的《国王列传》(The Cycle of Kings)以及航海历险等都保存了下来。这些用爱尔兰语写的作品就成了欧洲最古老的地方语言文学。

爱尔兰虽然在12世纪前没有留下任何爱尔兰语手稿，但公元前发展起来的诗歌、传奇、编年史、家谱等都可以从12世纪的《入侵志》(The Book of Invasion)和《兰斯特志》(The Book of Leinster)等古籍中找到。这种富有想象力的爱尔兰文学传统源远流长，有经久不衰的吸引力。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根据芬恩的故事写的《芬格尔》(Fingal, 1762)和《塔莫拉》(Temora, 1763)18世纪传入欧洲，成了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结束前的凯尔特英雄。1969年金瑟拉(Thomas Kinsella)翻译出版了凯尔特传说《夺牛长征记》(Cattle-Raid of Cooley)也是爱尔兰文学经久不衰的证明。

爱尔兰文学包括爱尔兰语和英语文学两部分，它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早期（从5世纪到12世纪）。二、中期（从12

世纪到17世纪)。三、英爱文学形成时期(从17世纪到19世纪)。
四、第四个时期(从19世纪直到现在)。

一、早期(大约从5世纪到1169年诺曼人入侵爱尔兰为止，这就相当于1066年诺曼人入侵英格兰的时间。)

爱尔兰最早的抒情诗歌是从7世纪寺院记录员开始的，他们在誊写拉丁文论文的页边空白上写上即兴的诗作，他们描写黑岛的歌声、阳光在书页上闪烁和风夜钟声等等。宗教改革提倡与世隔绝的苦行生活，使隐士们接近了大自然，写出了描写大自然的诗歌；外出传道的修道士写下了怀念美好故土的诗篇；寺院教士用拉丁文也写下了关于历史、神话，歌颂勇士和酋长；也根据家谱、圣地传说写出诗歌。后来，由于诗人和修道士之间能够互相学习，特别是诗人不再担任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的职务，专心创作，于是大量完美的诗歌出现了。这些诗歌有宗教和世俗混杂的主题，有强烈的个人情调，这种特点在后来的抒情诗歌和英雄传奇中都保持了下来。另外，还有一种个人情调更浓，具有欧洲大陆拉丁语圣歌特点的诗歌。它原来是按每行的音节数排列的，不押韵，但爱尔兰诗人改用头韵修饰，使它成为一种符合地方传统的格律诗。这种诗歌一直延续到17世纪，并有进一步的发展。

北欧人(Norse)从8世纪末开始就不断地入侵爱尔兰，他们捣毁寺庙和9世纪中期以前保存下来的大批爱尔兰语手稿。但是爱尔兰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并未因此中断，10世纪爱尔兰的博鲁王(Brian Boru, 1003—1014)把爱尔兰语的研究中心从东海岸转移到香农河中部流域的克隆马克诺伊斯(Clonmacnoise)和特里格拉斯(Terryglass)的寺院，从而使早期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博鲁朝廷组织编纂了爱尔兰的作诗法和修词规则等书，并且从1161年开始，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入侵志》。这是一部包括诗歌、英雄传说、历史、家谱的巨作，宛如一个微型的图书馆。它是修道士和诗人辛勤劳动的结晶，对继承爱尔兰悠久的文化传统有重要的价值。

布鲁王在克隆塔夫(Clontarf, 1014)一役打败了北欧入侵者，取得了爱尔兰反抗外国侵略的重大胜利。北欧人的入侵除了带来一时的政治统一，并没有留下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之后，由于爱尔兰国内军阀的混战，又给盎格鲁—诺曼人造成了可乘之机。

二、中期(12世纪—17世纪)

由于盎格鲁—诺曼人的入侵，爱尔兰社会和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动，造成这种变化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宗教和政治。信奉新教的殖民者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摧残爱尔兰古老的传统文化，并以他们的主教派教会（即英国国教圣公会教会）取代爱尔兰旧式的修道院式的教会，在这个小岛上实现他们的殖民统治和英格兰化。

英国的都铎王朝(1485—1603)首先对爱尔兰实行了暴力统治，残酷地迫害天主教徒。1601年英军在金塞尔(Kinsale)打败了奥尼尔(Hugh O'Neil)领导的爱尔兰军后，在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尚能勉强维持的爱尔兰古典文学的存在条件也都失去了。1607年，凯尔特抗英的伯爵首领们被迫逃往欧洲大陆；同时逃亡欧洲的还有一些学者，他们成了神学院的牧师。在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冲突中，他们认识到要通过爱尔兰语言和文化来复兴天主教，他们创办神学、历史和文学刊物来激发爱尔兰的民族感情。牧师、诗人、历史学家基廷(Geoffrey Keating, 1570—1645)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撰写了诺曼人入侵前的一部神话、传奇性的《爱尔兰历史》，试图解釋爱尔兰天主教和凯尔特文明失败的原因。他还满怀信心地告诉人们，危机一旦过去，盖尔人美好的日子将会回来。基廷这部历史作品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当时对历史问题研究的兴趣，也反映了民族情绪的觉醒。

这一时期的诗歌所受的摧残是严重的。例如宫廷诗歌，因为它技巧精致，格律严谨，为诺曼贵族所喜爱，又因它是歌颂保护人的，所以得到了保护。但是，随着英国的宗教改革和新英国人的到来，这种诗歌也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17世纪初期

的很多诗歌都流露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反映了对爱尔兰伯爵领袖离去的惋惜和悲伤。一些诗人曾对信奉天主教的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 1603—1625)的继位抱有希望，但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接踵而来的十年内战(1641—1650)和克伦威尔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残酷镇压(1649—1650)使诗人们走投无路。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后(1685—1688)，情况有所改变。但他支持天主教的立场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北部的苏格兰人中并不受欢迎。当奥伦治的威廉三世和詹姆斯二世竞争王位时，除了厄尔斯特(北爱尔兰)外，全爱尔兰都是支持詹姆斯王的，但他仍于1690年7月在博因河战役中被威廉击败。威廉的胜利使爱尔兰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从此新教徒开始对爱尔兰实行了更加残暴的统治，这时英语开始了全面渗透，爱尔兰语被迫节节后退。由于凯尔特社会制度的破坏，诗人失去了贵族的优越地位，有的沦为村民学校的教师，和村民生活在一起，他们从正规训练中得到的学识和技巧加强了民间诗歌的口语传统；反过来，村民的热情、豪放和自然流畅的口语传统又提高了诗人的技巧。因此在17到18世纪很多不知名的诗人留下了不少描写爱情、生离死别哀伤主题的、令人难忘的诗歌。

奥沙里范(Eoghan Ruadh O'Súilleabhaín, 1748—1784)是当时很受爱戴的芒斯特省的诗人，他以奥拉希利(Egan O'Rahilly, 1670—1726)创造的“梦幻”诗体(Aisling or dream poem)进行创作，抒发了人们对太平盛世重来的殷切希望。在诗歌中，诗人梦见了一位美女向他走来，她象征着爱尔兰。她告诉人们，必有一天，她在大洋彼岸的帮助下，将从痛苦中解放出来。这类诗歌表现了对过去光荣的怀念以及对斯图尔特王朝重新回来的希望。

虽然18世纪对爱尔兰诗歌创作的条件十分不利，但仍有十分出色的诗作出现，如梅里曼(Bryan Merryman, 1749—1805)的《夜半宫庭》(The Midnight Court)。这是他1780年用现代爱尔

兰语写成的最有名的喜剧长诗。诗歌讽刺了贪图嫁妆的男人，也讽刺了妇女的任性和牧师的独立生活。这首诗有爱尔兰西部的特点，口语化，接近生活现实，而没有芒斯特省诗歌那种书本气和欧洲诗歌中客套的语言。叶芝认为这首诗在欧洲应有它的地位，可惜在当时不可能得到这种承认。

爱尔兰语向英语过渡时期的散文，虽然没有受到象诗歌那样的冲击，但它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原来经过寺院训练的书面叙事体散文因为过多的修饰逐渐变得浮华、繁琐而冗长，但经过讲故事人的朗诵和表演，它们却变得铿锵有力，仍很有特色。新的叙事体散文总的水平不如以前，它抛弃了古代英雄的现实主义题材而代之以爱情、奇迹和传奇等主题，不如过去散文那样严肃有力，但它的优点是幽默、有朝气、散发出泥土的芬芳，使读者身入其境，这些特点都是过去的散文所无法比拟的。另外，还有一种讽刺性的散文，它对寺院慈善事业和旧的散文文体的陈规加以讽刺，写得也很成功。再就是人们对历史问题的兴趣提高，从而产生了象基廷这样的历史作品。

到了18世纪末，由于英语教育和它的社会地位的进一步加强，以及政治形势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人转向说英语。但是爱尔兰文学因为扎根于讲盖尔语的普通群众之中，又和口语方言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所以随着民族意识的加强，爱尔兰语文学又开始繁荣起来。到了19世纪末，海德为了振兴爱尔兰的民族文化，成立了《凯尔特学会》(Gaelic League, 1893)，组织群众学习凯尔特语，启发人们对爱尔兰历史、文化的兴趣。正如1916年复活起义领袖皮尔斯所说，“《凯尔特学会》的成立就是爱尔兰革命的开始。”这场革命指的就是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对爱尔兰社会、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20世纪初，一批用爱尔兰语写作的作家涌现了出来。克利奥万 (Thomás Criomhthain, 1856—1937) 发表了他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岛民》(Islandman, 1929)，讲述了他在布拉斯基特群岛 (Blasket Islands) 上的生活。它差不

多可以说是一部经典著作。在他的影响下又有两位作家写下了他们在海岛上生活的经历，莫里斯·奥沙里范（Muiris ÓSúilleabhaín, 1904—1950）写了《成长的二十年》（Twenty Years A—growing, 1933），女作家佩格·塞耶（Peig Sayers, 1873—1958）写了《佩格》（Peig），这两部书都已被译成英语。奥格里阿纳（Séamus ÓGrianna, 1893—1967）是一位多产作家，除了写下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自传外，还写了许多反映爱尔兰社会贫困的小说，如奥凯丹（Mairtin ÓCadhain, 1906—1970）的《墓地的土壤》（Clay of the Graveyard），通过墓地的死者和新死的人的对话来反映社区的现实生活。小说几乎全是对话，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戏剧，这表明了奥凯丹继承了爱尔兰讲故事的传统，生动而精练的对话正是这种文学传统的鲜明特色。在诗歌创作上有象奥迪林（Mairtin Ó Direain, 1910—）、马克·安·绍衣（Maire Mhac an tsaoi, 1922）、奥里阿丹（Sean Ó Riordain, 1917—1977）等一些敢于创新的诗人。

现代爱尔兰语写作的主要矛盾在于：一种有生气的语言文学缺少讲这种语言的作家，今天讲爱尔兰语的人不仅减少了，而且只限制在少数地区。不仅如此，爱尔兰质朴的方言因受到现代富裕社会、英语教育和城市娱乐生活的侵蚀，传统的口语特征已变得平淡。这种情况使得爱尔兰作家十分担心。而爱尔兰语文学发展的前景到底如何，只能由时间来做出结论了。

英爱文学的发展

英爱文学是从17世纪开始形成的，它和凯尔特、苏格兰以及欧洲文化都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

首先谈谈英爱这个词。它在政治上的含意是指居住在爱尔兰，信奉新教的新兴特权阶层（Protestant Ascendancy）或世袭的英国殖民者的后裔。他们从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 1690）到19世纪中叶一直控制着爱尔兰。在文学上这个词的含意比较广泛，它指的是用英语写的爱尔兰文学作品，它既包括这些殖民者后裔作家的作品，也包括不信奉英国国教（Anglican Church），也不是英国殖民者后裔和其他作家的文学。

英爱文学的形成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一、殖民地文学阶段：从17世纪后期开始，出生在爱尔兰而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不断出现，他们与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不同，大部分是信奉新教的、英国殖民者的后裔。他们移居英国，把伦敦看成他们的文化中心，他们的作品从语言到主题与英国作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他们兼有两种文化传统，所以和英国作家也有区别，他们的文学可以汇入英国经典的主流。他们不仅在英国文坛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英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当中有不少重要人物，如《格里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他是整个英语文学中最犀利的爱尔兰讽刺家。他在晚年回到爱尔兰后，为爱尔兰人民继续仗义执言。他在《布商的信札》（The Drapier's Letters, 1727）中揭穿了英国投机商伍德的阴谋。他的《使爱尔兰穷人的子女不成

为他们的负担的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以献策为名, 暴露了爱尔兰上层人物对平民百姓的无比残酷。这篇深刻讽刺的文章已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 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此外, 康格里夫 (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 是英王朝复辟时期 (1660—1688) 最出色的风尚喜剧作家之一, 他突破了当时戏剧作品矫揉造作, 把宫廷生活理想化的框架, 而以比较客观的, 轻松愉快的幽默讽刺的手法, 揭示了宫廷生活的腐败。散文家理查德·斯蒂尔 (Sir Richard Steele, 1672—1729), 以他描写习俗的小品文成了英国启蒙主义时期 (从光荣革命到18世纪30年代) 新的散文文学中崛起的一支新军。戏剧家理查德·谢里丹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 则以他的现实主义戏剧, 出现在启蒙主义后期的戏剧舞台上。

19世纪初, 民族独立的斗争高涨, 在文学上, 讴歌爱国领袖沃尔夫·托恩 (Wolfe Tone) 和艾密特以及讽刺英国殖民当局的政治歌谣十分盛行。如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 (Thomas Gray, 1716—1771) 描写吟诵诗人的《吟诵诗人》(The Bard, 1757) 和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 (Robert Burns, 1759—1796) 描写佃农的《佃农的周末夜》(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 1786), 以及玛丽亚·埃奇沃思和司各特的地方主义小说开始出现, 这标志着人们的民族意识在加强。

二、地方文学阶段 (1800—1842): 在这40年中, 文学的主要标志是爱尔兰民族文学形成前, 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开始形成。在作家队伍中除了有信奉新教的殖民者后裔作家, 如玛丽亚·埃奇沃思 (Maria Edgeworth)、莫根夫人 (Lady Morgan) 外, 还有象格里芬 (Griffin)、班宁兄弟 (John and Michael Banim) 这样的中产阶级作家, 甚至还有象佃农出身的天才小说家威廉·卡尔顿 (William Carleton)。这些作家的小说、民间传说在英语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描写的那个边远、原始、怪癖、有魔力的凯尔特世界, 对国内外的读者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玛丽亚·埃

奇沃思 (Maria Edgeworth, 1768—1849) 的《拉克伦特堡》写的是爱尔兰传统中第一部有意义的小说，标志着爱尔兰地方小说的开端。

三、独立的民族文学阶段(1842—1922)：19世纪40年代后期，爱尔兰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他们对爱尔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民族意识发生了新的觉醒。1845年以后的大饥荒、1848年“青年爱尔兰”武装起义的失败、1858年“爱尔兰共和兄弟联盟”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 的成立、60年代的芬尼运动……，这都促使天主教和新教的民族领导人组成了统一战线，展开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

在文学领域里，和民族独立运动遥相呼应，出现了托马斯·戴维斯 (Thomas Davis) 这类作家。他们号召青年人到传统的文化遗产中去开辟一个新的爱尔兰文化基地。从此，以“青年爱尔兰”为中心的诗歌蓬勃地开展起来。

30年代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进行了土地测量。他们把爱尔兰学者集合起来对爱尔兰的地名和有关历史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唤起了许多诗人的民族意识。诗人詹姆斯·曼根 (James Clarence Mangan, 1803—1849) 发表了他的《奥胡赛的马圭亚颂》(O'Hussey's Ode to the Maguire) 和《黑色的罗莎琳》(Dark Rosaleen) 等诗歌。塞缪尔·弗格森 (Samuel Ferguson, 1810—1886) 根据民间故事和勇士传奇写成了《西部盖尔族叙事诗》(Lays of the Western Gael, 1865) 和《康格尔》(Congal, 1872)，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世界。斯坦迪什·奥格雷迪 (Standish O'Grady, 1846—1928) 以丰富的想象创造了一部爱尔兰祖先生活斗争的英雄历史《爱尔兰历史：英雄时期》(History of Ireland, Heroic Period, 1878)。

道格拉斯·海德 (Douglas Hyde, 1860—1949) 主张通过复活爱尔兰的传统来振兴文艺。他的诗歌如《在炉火旁》(Beside the Fire, 1890) 和《康纳赫特情诗》(Love Songs of Connacht, 1893)